

的出生地——西域来读,读出了大气奔放的味道!李白不是一个书生,而是一个侠客,一个洒脱不羁、横行天际的独行侠,是金庸笔下的令狐冲。作者把他放到西域的背景下来写,他的豪气,他的张狂,他的爱恨情仇,被表达得酣畅淋漓。是西域的大漠孕育了诗人,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使他超越凡尘,直入天界。大概因为李白不受人间的欢迎吧,所以他成了诗仙,最终化为一首诗,融入于水际天界。



由一则爱国短信想到的

廖保平

有一则爱国短信是这样说的:“等两年咱们中国强大了,全叫老外考中文四、六级:文言文太简单,但要求使用毛笔答卷,这还是便宜他们了。惹急了,一人一把刻刀一个龟壳,刻甲骨文;听力全部用歌曲,《双截棍》听两遍,《菊花台》只准听一遍——这是咱们中国人最慢的语速了;默写: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,要用繁体字;阅读理解题,全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和1966年的5·16通知;口试要求唱京剧《红灯记》和绕口令‘吃了葡萄吐葡萄皮’;实验考试,男的考包粽子10个和做汤圆100个,10分钟完成;女的考缠三寸金莲,5分钟内完成……”

笑话以夸张嘲讽取胜,这样的四、六级考试对老外来讲难于上青天,对土生土长且颇有国学功底的中国人,也会两眼犯傻。动脑的功夫好,文言文、繁体字、书法都无碍,动手的功夫就不一定行,包粽子汤圆、缠三寸金莲,天啊,有几个人会啊。

这则笑话的撰写者深谙中国的文化精髓,看看,古文、书法、京剧、相声、粽子、汤圆、金莲、官话……哪一样不是中国的,哪一样不是文化的,哪一样不是“精髓”的?老外搞懂这些东西,不止可过四、六级,过托福也没有问题。

真是天下之事无奇不有。无独有偶,正当我为这个笑话乐在其中的时候,猛然想到报纸上说,云南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,当真主张在高校设置一个文言文的四、六级考试,用制度、规定要求学生达标。

这位教授的良苦用心可谓青天昭昭——“怕文言文在100年甚至50年后成古董,成为博物馆里的东西”,“文言文是中国人丢不得的东西,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要有文言文做基础”。

老先生这番用意可敬与可佩,但为挽狂澜于既倒下重药,并强制吞服的态度并不可敬与可佩。倘若传统文化真是山珍海味,有人确实不愿意吃,我看还是由他去算了,按下人家的头去逼着吃,算不得是文明的待客之道。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特别讲究礼义廉耻么,怎么做起事来就全忘了呢?

倘若以革命的名义,那自然不用讲客气,强迫本是革命之义。只是,当年胡适博士为了人人皆可读书识字,发起了“文学革命”,提出白话文学的“八不主义”:一不言之无物,二不模仿古文法,三不讲求(拘泥)文法,四不作无病呻吟,五不用滥调套语,六不用典,七不讲对仗,八不避俗字俚语,这才革了文言文的命,迎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,以及人的解放,现在我们又要革它的命回去?

语言也遵循自然的淘汰法则,没有淘汰哪来的古董?千年文言文被一炮轰倒,并非胡适等一帮文化人武功如何了得,而是文言文走到那个时候,就像封建皇权、科举八股,已经到了穷途末路。胡适们也就是放了最后一根稻草而已,这是胡适自己也清醒承认



的。气数已尽的专制体制崩溃了,一整套话语体系随之崩裂,是历史的必然。随之而去的还有下跪、作揖、辫子、口称奴才等等,我是断然不会为之惋惜的,也断然不想与历史潮流作对。

时至今日,我不止一次看到有人在反思当年胡适们发起的文学革命,觉得胡适们当年用力过猛,以至掐断了传统文化的血脉。现在赶紧要做补救的措施,教授倡言设置文言文四、六级考试,就算补救措施之一种吧。

如果我们了解传统文化,要读点原著,而不是嚼别人嚼过的馍,是要懂点文言文才行,这是一座过河的桥梁。此外,也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,纵是糟粕再多,也还是有其精华,为了吸这点精华,也要先弄懂再说。鼓励学文言文并非坏事,对于有志研究传统文化者,让他们考四、六级,考托福都无妨。只是,我们见过全民研究古董吗?语言依存的前提是用于交流,现在不兴用“之乎者也”来交流,纵然考个文言文托福,也不会有人天天“之乎者也”。

逝去的就让它逝去吧。平时我们都是这样安慰自己和他人,只是国粹派的先生们心有不甘,心有不甘那就敝帚自珍好了,不要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到别人的身上。难道他们没有觉得,自己螳臂挡车的样子,太过悲情了?

如此悲情的人内心里揣着一个看似颠扑不破的道理:没有传统文化的乳汁,我们就变成了营养不良的孩子。对此,我是颇为怀疑的,既然我们的传统文化那么好,为什么不能“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”?当我们被列强敲开国门,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时候,为什么那么多的国人主张弃“国奶”而喝“洋奶”?主张师夷,主张打倒孔家店?

由此我又想到有毒奶粉事件。这事闹得全世界沸腾,开始是检出含有三聚氰胺,现在又有乳业人士曝出内幕,牛奶里面还掺了尿素(一开始是往里面撒尿)、洗衣粉等等,

洋奶则没有这些令人发指的问题。那么,喝了中国传统文化乳汁的中国人,生产了有毒的奶粉,没有喝过中国传统文化乳汁的西方人,没有生产出有毒的奶粉,这是必然还是偶然?或者,敢于生产有毒奶粉的人,究竟背后有着怎样一种有毒的文化理念来支撑?

中国人丢不得的东西不是文言文,不是几件古董,不是几块裹脚布,不是冒牌的爱国,是什么?可能有很多,想了很久,我自己觉得这个思想丢不得:别喝有毒的文化奶粉。■

【编后记】

2008年第12期《语文新圃》“考题咀嚼”栏目刊登《古文过八级,全民去考“古”?》一文,廖保平先生此文予以补充。



《语文新圃》2008年第6期刊载的《苏轼赤壁赋背后的秘密》与第9期的《道学家韩愈的另一面》,两文作者均系“黄丝”,特此更正。

本刊

